

二

曲

集

南行述序

臯二曲先生江南之行舊學徒張仁覆執御以從歸而備述所至見聞之詳及門二三子嘗譜之簡策矣旣而略公外艱讀禮之餘有事獲鹿旅次遇士大夫多詢及先生緣是有感因憶先生裝寓毘陵日雖值憂居弗獲日侍几杖而動靜語默未嘗不日有所聞遂詮次其槩爲道南後紀并慕容孫容也先生所撰毘陵盛事郵致秦中後紀云者蓋以龜山昔嘗自洛而南闡道毘陵越數百年而後復得先生自秦而南

闡道毘陵先後一揆所闢匪渺而盛事云者見毘陵諸君子懿德之好盡簪之殷在近世實空谷足音絕無而僅有也二編及初譜商行之詳亦云備矣顧各自爲書覽者弗便茲故挈要就簡合併歸一統名南行述與東行述庶稱合璧云

鄆縣門人王心敬沐手百拜識

二世集卷之十

南行述

鄆縣門人王心敬纂

康熙九年冬十月既望先生赴襄城招覓

崇禎壬午二月太翁隨汪總制征闖賊於河南之襄  
城帥覆殉難是時先生尙幼母子不得南問猶日夜  
望其生還及闖賊入闕乃始絕學居恒抱痛思及襄  
城流涕願一往以母在也難之惟奉太翁遺齒晨夕  
嚴事母歿奉以合葬日齒塚服闋欲往苦無資芥至

是貸於鄉人得四金齋沐額天哭告母墓啓行

十一月初七日抵襄

是日抵襄之北郊訪太翁原寓主人求其指引不得  
則訪襄人昔所瘞戰亡之骨繞城徧覓滴血無從乃  
爲文禱於社晝夜哭不絕聲淚盡血繼觀者惻然邑  
宰張公諱允中聞而哀之詢知爲先生亟躬迎入城館  
館設晏先生以齋戒堅辭宿於社張公亦爲文禱於  
社神越三日先生爲位於太翁原寓致祭招魂以太  
會出征時尙未命名自呼乳名以告聞者莫不泣下

哀動闔邑祭畢欲返適駱公遣使來迎先生倡道於  
南先生意不欲往而褻之官紳方謀爲太翁舉祠起  
塚以慰孝思先生念非旬月可就遂南行以俟其成  
二十五日宿六合

是日遇雨宿六合之南郭邸王劉安石色目人也觀  
先生氣貌與之與之語則大驚徧告同類之掌教者  
曰客學淵源洞天人之蘊者也相與聯禮致恭邀遊  
所奉之禮拜寺入門衆共拜天先生從容散步而已  
因語以事天之實在念念存天理言言循天理事事

合天理小心翼翼時顧天命此方是真能事天若徒以禮拜勤渠爲敬天末矣然則拜可廢乎曰何可廢也繁則實終日欽凜勿縱此心此心純一便足上對天心天無心以生物爲心誠遇人遇物慈祥利濟惟恐失所如是則生機在在流貫卽此便是代天行道爲天地立心則其爲敬孰有大於此者乎衆慙然拜謝歎未曾有於是退而易席以待作禮問道徹夜不散黎明就程依戀遠送

二十七日至揚州南郊謁范文正公祠

祠有黃冠長眉皓髯與衆談道見先生入遜座揖談  
因問先生亦好此道乎先生咲曰日用常行之謂道  
吾性自降衷來五德具足萬善咸備率性而行自然  
愛親敬長保此不失自然君臣有義父子有親夫婦  
有別朋友有信惟其自然所以爲天下之達道切於  
人身日用之間無一時一刻而可離豈非常行之道  
乎若夫五金八石服養以練形抽坎填離結胎圖冲  
舉違天地常經乖人生倫紀雖自謂玄之又玄却非  
可道之道衆謂先生所論固正然修行亦未可盡闢



先生曰修者修其所行也檢點治去之謂修必有專焉之謂行吾人身心本粹白無染只因墮於氣習失却本色若欲還我本體必須用功於日用常行間有不仁不義不禮不智不信之行便是吾身之玷一治去使所行皆天理此修行之見於外也反之一念之微覺有不仁不義不禮不智不信之私卽是吾心之疵必一一治去使念念皆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跡是修行之密於內也內外交修行誼無忝存順沒寧何快如之衆躍然而起黃冠亦歛衽曰此中唐之

道也

十二月朔抵常州

駱公出城郊迎館於府治之左先生喜寂厭囂移寓郡南龍興院郡人見其冠服不時相顧貽愕旣而知爲先生漸就論學至者日衆憧憧往來其門如市一時巨紳名碩遠邇駢集答問汪洋不開知見戶牖不墮語言蹊徑各隨根器直指要津於是爭相請益所寓至不能容郡人詫爲江左百年來未有之盛事宿儒吳野翁先生諱光太息曰斯道晦塞極矣今日之

盛殆天意也巨紳有治宴延款者例不赴亦不報謁其答衆要語從遊之士各有紀錄散言數則附此

千古聖賢皆從兢業中成吾人不真實爲已則已苟真實爲已須終日乾乾如涉春冰如是則天理常存而此心不死故區區嘗謂堯舜十六字心傳須濟以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十二字工夫方有下落

此事須盡脫聲華一味收斂斂之又斂如枯木寒灰一念不生則正念自現故學問不大死一番則必不

能大徹

先生因在座士友語及陽明之言天乃曰人之一身皆天也請問其故曰日之視耳之聽手之執持足之運奔孰爲之哉自然而然莫非天也入宗廟而生欽遇丘壠而興哀知孝知弟知仁知義以至應事接物皆非人爲事至念起自有照應不學不慮本自渾然泰以人爲則僞矣故僞字從人昔象山門人侍坐於象山象山起門人亦起象山嘆曰還用安排否此正所謂不學不慮之實乃吾心本有之天也若求天於

二  
便遠了

一夕月下及門咸集茶罷請誨先生默坐良久衆見其不語又請乃莞爾笑曰吾已講矣夫講之以言何如其無言講之以口耳何如講之以身心之爲得耶今日吾儕切磋非是學聖賢講理學只要各人時時澄心反觀自認自勘自認則主人不昧自勘則疵吝不容

先覺倡道皆隨時補救正如人之患病受症不同故投藥亦異孟氏而後學術墮於訓詁詞章故宋儒出

而救之以主敬窮理晦菴之後又墮於交離葛藤故  
陽明出而救之以致良知令人當下有得及其久也  
易至於談本體而畧工夫於是東林顧高諸公及關  
中馮少墟出而救之以敬修止善若夫今日吾人通  
病在於昧義命鮮羞惡而禮義廉恥之大閑多蕩而  
不可問苟有真正大君子深心世道志切拯救者所  
宜力扶義命力振廉恥傷義命明而廉耻興則大閑  
藉以不踰綱常賴以不毀乃所以救世而濟時也當  
務之急莫切於此

義命廉耻此四字乃吾人立身之基一有缺焉則基傾矣在今日不必談玄說妙只要於此着脚便是孔孟門下人否則萬語千言字字是以成經而傳世吾不欲觀之矣

於出處進退辭受取與飲食男女間見操持此處不尚方可言道方可言學

一夫謂世路崎嶇日趨日下奈何曰世路固日趨日下而自已跟脚則不可不堅定中立不倚毫無變塞方爲強哉能矯否則人趨亦趨隨俗浮沉見紛華靡

麗而悅遇聲色貨利而移如是則雖日日講道德談性命不過口頭聖賢紙上道學其可恥爲何如耶

康熙十年正月朔設祭謝客

自寓龍興卽以襄城公所製竟胛爲位安奉晨夕焚香瞻禮是日設祭飲泣終日槩不見客

初三日吊烈婦海氏

海氏拒奸而死故吊之

初九日謁唐襄文公荆川祠

荆川曾孫雲客先生

諱宇

聞川先生

諱宇

咸隱居不



仕數詣龍興會先生請益是日集親知於祠宴次問學

十一日駱公偕張別駕

諱楷

邀先生遊虎丘

姑蘇人聞之相與問學者甚衆三日始別衆依依不捨顧雲臣寫先生像鄭素居

諱珪

題贊云其服甚古

其容舒其情甚深其心虛博聞多識不讀非聖之書存誠主敬不求當世之譽溯洙泗之淵源而繼濂洛之正統者斯爲二曲先生歟

十四日旋寓

是時問學者絡繹不斷先生晝答夜批暇無片晷終日不暇一餐當事以其太勞約間日統會於府庠明倫堂及武進縣庠明倫堂上自府僚紳衿下至工賈耆庶每會無慮數千人旁及縉流羽士亦環擁拱聽教授王君諱邁教諭王君諱瑛公錄兩庠彙語梓行二十七日無錫宰吳公諱典同教諭郝君諱儀蕭啓奉迎

其畧云人南則道從而南幸紹前賢之蹟教善則學從而善允稱多士之師無辜倒屣以迎共切振衣而

待先生允焉月晦舟發二月朔至錫謁文廟畢趨高

忠憲公祠適公姪前學憲彙旃先生

諱世泰

來謁遇之

途遂陪先生瞻禮忠憲遺像徘徊狗難止水不覺泣  
然學憲具宴以待先生以學憲克承家學紹東林墜  
緒遂相懽如平生

初二日吳公偕郝君設座明倫堂請先生開示

是日閩邑紳衿咸集堂上庭墀環擁稠疊門外衆庶  
莫不遙望竊聽講畢吳公暨郝君梓其語以傳是爲

錫山語要

初四日高學憲借邑之名宿又設講座延先生大會於東林書院畧具東林會語學憲梓行

初五日遊惠山

山麓有邵文莊公祠因便晉謁學憲語及文莊願爲真士夫不願爲假道學之言先生曰斯蓋一時有感而云也假道學固可恥然使士夫而弗從事於學學焉而弗由於道立身行已無道無學亦豈得爲真士夫乎自此言出而士夫之不學者得以借口自便流俗之醜正者得以借口肆詆矯枉過直所闕匪細故

言不可不慎也

初六日講學於淮海祠

燈巖秦子

諱松

潛心陽明之學構願學齊肖像嚴事

志篤力勤聞先生講學明倫堂趨赴拱聽又會講於

東林徘徊不忍去是日同其兄對巖太史

諱松

邀先

生於淮海宗祠聚宗人及諸同志各贊所疑先生隨

機響答莫不灑然有契講畢具宴以待語次先生因

曰常人本是聖人聖人亦是常人衆請其故曰常人

不學不慮之良原各完完全全不少欠缺豈非是聖

特各人隨起隨滅自汨其良自甘暴棄是以謂之常人聖人之爲聖非於不學不慮之良有所增加只是隨起隨著不使乖戾耳信得及時自然不枉了自家時在座有辨經書解義者謂之曰經書所載莫非修己治人之道皆前人苦心爲吾人斷疑指迷作路引也講明一程卽行一程行了一程不妨再講一程若閉門安坐盤桓不行講了又講解過又解片刻可說萬里其實未移跬步此學人通患願相與力矯其弊次晨秦子詣寓所致謝以縑表院先生固辭秦子曰

昔董蘿石之北面陽明夫子也持一縑而前曰某之誠積若茲縷矣乃許以師友之間皆不敏獲奉教於先生慰二十年之夙心竊不揣鄙陋願附斯義故亦以一縑爲敬而先生辭之其未許我乎退而與陳子介夫諱世社叙其答語爲梁溪應求錄梓行

初八日應江陰官紳之聘

灑發吳公偕邑紳餞行於東林語及史學上下古今靡不折衷吳公歎曰昔元明善謂與吳草廬言如探淵海今先生不啻過之非世儒所能測也再拜惜別

傾邑瞻送是晚次澄江念及門徐斗一起張子遂濟

生吳英武邵公甫等追隨嗜學爲立學程數則陸孝

標先生

諱鄉

梓行次午抵縣邑宰周公

諱瑞

借學博

郊迎十一日開講於明倫堂聽者雲擁其答問語要  
原冊偶失僅存數則

孟子謂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余亦謂逸居而不  
學則近於禽獸

學則天理常存而人欲弗雜不學則人欲易迷而天  
理難復人禽之判判於此而已



易曰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必朝乾夕惕存所  
固有日淘月汰去所本無一有縱逸便非及時斯德  
無由進而業無由修人道或幾乎息矣

人苟知學湏時時向自心隱微處自叅自求自體自  
認不拘有事無事閒中忙中綿密勿輟積久自微仍  
湏在應感上隨事磨練務使內外無間心境如一方  
可言學

一士言及聖人不思不勉曰聖人之不思不勉卽孩  
提之不學不慮故曰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者也

一士問格物曰身心意知家國天下皆物也而知爲  
主炯炯於心目之間具衆理應萬事與天地合德而  
日月合明通乎晝夜而知卽章首所謂明德也格物  
格此爾已此物明則知致知一致而意之發動有善  
有不善便一一自知實實爲善去不善便是明明德  
於意心有正有不正亦惟自知正其不正便是明明  
德於心以此修身便是明明德於身以此齊家便是  
明明德於家以此治國便是明明德於國以此平天  
下便是明明德於天下若如世儒之論格物要物物

而知之是博物於天下非明明德於天下

問伏羲仰觀俯察遠取諸物故能知周乎萬物纔等格物曰言及知周乎萬物甚妙蓋必智周萬物始能經綸萬物物處之咸盡其當而後可以臻治平之效然遠取諸物必先近取諸身知明善誠身爲本而本之本既格方可由本以及末察於人倫然後明於庶物使萬物皆備於我何樂如之

十三日靖江尹鄭公諱重偕教諭袁君諱元來迎

是日宜興紳士從史邑令學博肅啓奉迎先生臨其

邑講學而鄭公先至毘陵諸紳以江潤水險爲慮深  
不欲先生行鄭公再四固邀次晨先生遂渡日昃抵  
岸紳士迎者相屬於途抵館謁見者踵接十五日鄭  
公設座於明倫堂延先生登座開示闕邑紳衿畢至  
鎮將戍卒亦瞻禮傾聽門外觀者如堵墻錄其答問  
爲靖沙語要鄭公梓行

邑宿儒鄒錫益

諱隆祚

號樗隱子聆先生講言私語同

志曰區區七十年来閱歷談道宗匠多矣痛切醒快  
言言血脉未有如關西夫子者也眞學人指南不可

以失俟衆退復偕同志趨館就教以所著三教貌呈  
正先生閱訖笑曰三教貌貌也三教之神非貌所能  
貌也卽貌其神而一一畢肖究於自己安身立命何  
闕翁年踰古稀此非所急蓋於當急者是急乎鄒竦  
然再拜請示遂旨以反已自認之實於是深慶晚始  
有聞知所躋宿附於及門之末

先生連旬講授晝夜無暇勞劇疾作次日紳衿公席  
請講力辭旋郡闔邑惜別送至江岸江陰官吏師生  
維舟南岸以待固邀入城弗許艾老擁舟請畱一言

以當晤對先生大書安分循理并勤儉忍三字以貽  
之衆懽呼而退

無錫江陰靖沙之講會畢邑宰及學博鎮將并士大  
士感先生開明絕學大有造於地方各具禮幣展謝  
先生槩卻未嘗納一錢一物衆引交以道接以禮雖  
孔子亦受爲言先生笑曰僕非孔子况孔子家法吾  
人不效者多矣豈可偏效其取財一事衆不能強

十八日抵龍興舊寓養疾

客至槩不之見其往來榻前盤桓者唯楊雪臣先生

諱瑀

龔浪霞先生

諱百藥

陳椒峰先生

諱玉基

馬一庵先

生

諱負圖

潘易庵先生

諱靜觀

楊陟瞻先生

諱球

暨弟逢

王先生

諱珊

唐雲客崑玉并吳野翁鄭素居諸名德

旣而疾日甚門人吳濬長

發祥

率其弟

發育

子英武

晝夜侍側延醫調理藥必嘗而後進扶掖備極勞瘁

陸孝標以客猶不止遂密舁先生至其家塾聲言業

已歸陝於是來者始息得以一意靜養其子士楷偕

甥張涵生濬生躬侍湯藥楷姻楊孝廉亭玉

諱珂時

時過從証學其弟虞玉

諱瑄

善醫因爲之診調居旬

日疾愈士楷以聖學宗傳呈正先生謂之日聖學宗  
傳一書海門周子著也周子學見其大故其論撰多  
於向上一機三致意焉是編上自義皇下自明儒凡  
有得於性命之微而不依傍前人口習妙發心得者  
咸纂入之而評釋於其下其桎梏於文義者驟閱之  
固足以解縛而啓悟顧去取弗嚴引叙失中中間如  
趙文肅之生憶宿命及無垢慈湖諸人過高之論初  
學見之未免滋惑其爲勸者固多而其爲害者亦復  
不少余嘗謬不自揆欲刪正而未遑後之覽者尙知



鑒哉

涵生季父兼山北面問道持所錄慎獨說就正先生  
笑曰慎獨乎獨慎耶知慎獨慎之義而後慎可得  
而言也請問之曰慎之云者藉工夫以維本體也獨  
慎云者卽本體以爲工夫也藉工夫以維本體譬之  
三軍然三軍本以聽主帥之役使然非三軍小心巡  
警則主帥亦無從而安非主帥明敏嚴整則三軍亦  
無主誰爲之馭因問主帥卽各人心中之一念懼  
惺者是也此之謂一身之主再無與偶故名曰獨慎

之者藉巡警以衛此至也然至若不明黜欲慎誰爲  
慎吾故曰慎獨慎之義明而後慎可得而言者此  
也兼山躍然曰由先生之言觀之覺從前紛紛之說  
真若射覆而今而後知所從事矣遂再拜而退

初三日朔旋龍興舊寓

杭州西湖比丘素懷春初嘗謁先生於虎丘聽講有  
感自是徘徊不捨隨卓錫龍興寓先生舍旁時時竊  
聽答衆之言擊節嗟歎自謂生平徧參名宿至此方  
獲聞韶言言透頂語語當機儒山之固足盡性至命

釋由之未始不可明心見性範圍三教而無遺金湯  
五常而愈峻老僧法嗣雲仍雖不能如德公之見化  
於魯齋謝遣生徒然從此佩先生大中至正之訓不  
敢於日用平常外別涉荒幻矣是日接見喜甚慰問  
畢次晨告別持卷丐題以識不忘先生雅不與二氏  
作緣辭焉退而求得門人所梓先生傳心錄珍襲以

歸

鄭素居吳野翁咸年倍於先生時趨侍問道執禮甚  
虔至是又偕其同社四老晤言先生諗之曰流光迅

速歲月有限緊做工夫勿自悠忽所謂工夫非是無  
生有只要有歸無惟將平日所蘊一切放下閑思雜  
慮盡情屏却務令此中空洞虛豁了無一物便是工  
夫便是得力若再有工夫可進得力可言非誑卽妄  
諸老感謝

學人有寫先生像者唐雲客爲之贊曰粵我襄文斯  
文是仔迨我奉嘗先訓克持戒聞或見小子竊知五  
十餘禩此道寢微守先待後乃在闔西二曲先生三  
千里至異代屬方特眷先世嗟余後昆感惶無似仰

止泰巖望洋海溼古貌古心王靜爲事詎敢讚辭庶  
託聲氣疇附姓名曰毘陵裔

先生丘壠興思擬期西返駱公自正月中旬丁內艱  
不獲時至龍興唯時令子壻通起居至是衰服稽顙  
函丈泣畱郡人聞之如有所失咸皇皇挽畱潘易庵  
亦出山固畱繼之以書曰竊聞大道之興廢全賴唱  
導之一人此一人者固造物篤生以爲天地立心生  
民立命爲一切人起死回生者也昔生崛起闕中倡  
明正學從姚江盱江以迤濂洛關關以迤源於洙泗

其制行之高任道之勇不啻泰山喬嶽豈非造物篤  
生以爲後學倡導之一人哉道駕甫到敝邑春風一  
披勾萌畢達上至達官貴人下逮兒童走卒無不傾  
心歸命自非一點真機鼓舞何以致此此山野觀所  
踴躍而未逮望塵而恐後者也夫斯人皆吾與宇宙  
總一家亦何必終日戚戚思戀故鄉棄從遊於中道  
耶先生告以久違先壠痛切於心言與淚俱易庵亦  
泣然無語衆知不能畱相與惜陰款聚晝夜盤桓  
時餞者環擁繾綣自寅至未始獲解維操舫而送汎

蔽水面先生力辭次晨始別陸孝標率其子士楷甥  
張濬生隨至丹陽大慟分袂吳濬長獨涕泣追隨逾  
京口渡大江歷瓜洲抵維陽始肖像拜別嗚咽不自  
勝

諸名公撰文賦詩以記其事者甚衆不能備錄  
聊附數首以見其槩餘具全集

蓋屋李先生之來毘陵也毘陵之人從之者如歸市  
是何毘陵之人聞道之速向道之篤乎抑先生之德  
有以入人之深而聞聲響應不介以孚也竊聞先生

之爲人也澹澹穆穆無所求於世其學以靜爲基以  
敬爲要以返己體認爲宗以悔過自新爲日用實際  
茲何以來毘陵也曰與郡伯有舊也郡伯昔爲蓋厓  
令時折節嚴事養其母舉其喪朔望必枉駕於先生  
之廬登其堂而就教焉然先生足跡未嘗一入縣治  
也郡伯在蓋厓先生不入縣治郡伯在毘陵而先生  
何以來也曰感郡伯之德應郡伯之聘思欲行道設  
教以助郡伯德化之成藉以報郡伯也於是毘陵之  
賢士大夫爭往候於其門而就教者接踵焉毘陵之



下邑賢有司爭往致於其邑大會紳士於明倫堂以請先生之教就正者環四面開風而至者雲集豈非毘陵之人聞道之速而向道之篤乎夫毘陵亦聲名文物之邦也自龜山楊夫子講學以來學者知所宗尚嗣後唐薛諸公正誼明道代有傳人然龜山夫子寓居十八載而從遊者始盛先生來不數月而人之徘徊眷戀於先生者何其盛也今先生行矣有出郭而送先生者有裹糧買舟而送於數十里或百里之外者有牽衣泣下不忍別去者有願隨至關中受業

者非先生之德果有以入人之深而能至此耶先生以康熙九年十二月朔來毘陵以十年三月六日去勉畱於毘陵者凡兩月往來於梁溪荆溪江陰靖江之間凡一月毘陵之人物大畧可觀矣自此毘陵人士循循好學慕道不倦人心風俗一大變焉則先生與郡伯功豈在孟子下乎

岳宏譽

古今有治統有道統治統不可一日無人道統亦不可一日無人而道統與治統嘗相爲盛衰而終始故

治統開道統始開而道統盛治統愈盛道統之大成  
集於孔子至程朱而繼其統然天下之生久矣一治  
一亂而道統之中又有治亂焉正學出而反經興行  
道統之一治也僞學出而近理奪朱道統之一亂也  
道統亂而以學術殺人心孟夫子所以不得已而好  
辨也近今以來學之不講知有利不知有義偶一齒  
及不以爲迂則以爲腐衆少年望望然去之若將浼  
焉卽求一假道學亦不可得矣况乎其真者耶迺  
性實迂且腐不能詭隨竊意天下之大四海九州之

廣豈無空谷足音跫然而至者何幸一旦天之賜我  
以木鐸也二曲先生倡道關中一掃從來支離破碎  
馳空守寂之病以致知力行爲教而教行俗美馮翊  
皆爲鄒魯我郡侯駱公正誼明道嘉惠江南後學敦  
禮先生來遊於茲俾人人沐春風化雨中甚盛典也  
而先生以省墓遄歸攀留無策諸同人謀所以送先  
生者而問於余余曰孟子之在當時道統有其寄先  
生之在今日道統又有其續而天下之山東有岱宗  
西有華嶽抑吾聞山曲曰蓋水曲曰屋二曲之間先

生產焉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太華石樓蒼巖翠壁層  
折而盤旋澧涇河渭碧水澄瀾滌洞而滂蕩其靈秀  
淑清之氣滙聚於斯則岱宗之生孟子華嶽之產先  
生豈非卓然兩絕千古者哉而予夢想數十年尙不  
得登明星玉女之峰搔首問青天悵悵迷途罔知適  
從也而一見先生如見太華焉異日策杖而往執圃  
書一卷問津於二曲先生其携我上希夷之峽乎先  
生歸矣治統開道統始開先生歸而與關中諸子力  
扶正學以天下爲己任道統盛治統愈盛猗歟休哉

光敬書此借諸同人拜送先生而爲天下賀

吳光

辛亥履端有告予者曰關中李先生至此郡之人爭識之子獨無意乎予曰李先生爲誰曰太守所師也予聞而謝之旣又曰先生幼孤克自樹立北方之學者也予聞而異之旣又曰衣冠極古操履甚嚴斯世之砥柱也吾道之樞機也曰曰郤縠太守之聘幣辭白撫軍之薦剡皆也予乃聞之而民歎曰異哉當斯世而有斯人也吾將識之雖然猶未敢以人言而差

信也及得先生所著匡時一冊則以講學爲首務也  
其言多推許陽明子之言也予作而曰異哉講學之  
事末世所諱乃以爲匡時之要耶陽明之學尤今人  
所諱乃舉其言而是信是崇耶李先生者吾將識之  
矣雖然猶未知其所自得者何如也旣而又得先生  
所著學髓則以本原示人而繼之以持循之法者也  
予更作而曰異哉言學者多矣求其爲知本者幾人  
哉知本者間有之矣求其知而能行且並以之覺人  
者又幾人哉然則李先生者雖在數千里外猶當問

關以識之况儼然在皇而可咫尺失之耶於是齋宿而造其館舍望其容盎如也卽其言粹如也觀其動作威儀彬彬如也聽其語則又秩秩而莫可渝也浩浩而莫可窮也其所論學上者語上下者語下老者壯者少者各隨其宜因人以立教者也予不覺恍然自失退而歎曰異哉當斯世而有斯人也吾黨之幸也於是往而聞之兄聞之弟聞之友生攜吾子若侄日就教於先生先生亦以鳴所志所學皆同而加之以惻款之辭且以吾二子之少而可進也又往往於



稠人之中而申之以策勵鼓舞之辭異哉吾毘陵之  
去盤屋不下數千里胡乃天作之合使吾父子得見  
先生而蒙先生之惠愛如此也逾五旬而先生行瀕  
行執吾子之手而諄諄語之曰吾行矣不復時時晤  
言矣雖然此心神交千里如一日也吾十餘年後聞  
東南有人傑必二子矣吾父子聞言感而欲泣胡先  
生屬意至誠惻怛至此也因顧二子曰小子識之其  
勿忘先生之言嗟嗟先生行矣後晤何期有叩先生  
所居之區爲他日造訪之謀者先生不答但曰善哉

之出不獲已也今而後當處亂山虎豹之中閉戶  
出以全吾身不復爲世所物色相見之期未可量也  
嗟乎哉先生之藏修也以不求聞達爲心先生之此  
出也以覓父遺骸爲念先生之甫出而遽歸也斯實  
遯世不悔不見是而無悶者其爲人顧何如哉於先  
生之歸敬述瑀之所以見先生與先生之所以加意  
瑀父子者亦以見一旦傾蓋心在千秋非偶然也

楊瑀

尼山天縱後道統在布衣秦熒不能灰六經炳朝暉

漢儒拾餘燼聖學存幾希唐人重詩賦文盛質乃稀  
訓詁日以廣與聖漸相違斯道原不墜有宋學重輝  
濂溪見其大明道得其歸象山徹其源考亭集其徽  
爲湖義利辨千古聖狂機明興尊制藝朝夕詩書依  
後人競工巧志道皆依稀高士擅文名下者惟輕肥  
卓哉王文成良知闢道微功名副道德今古聲巍巍  
後起東南士聞風談講幃毘陵有襄文文介接其微  
梁溪有忠憲端文啓其幾長安與吉水書院倡帝畿  
先子當其世後先同緇韋臯比一時盛乃憐薄俗譏

宵人佐闕道斥爲僞學非誅遂終黨錮沒世長歎歛  
斯文幸未喪絕學啓闕西迷矣李夫子南遊震群迷  
相見卽相勗勿爲物論齊躬行實維艱議論眞筌蹄  
主靜自探本寡過斯日躋匡時矢鳴烏惜陰效聞鷄  
方期共砥礪乃復生睽離千里命相思同志敢永締  
願言各努力聊爲聖道隄

鄭珏

大道在千古相續如薪傳形異性本同皓月落萬川  
此理苟不失今古無愚賢其如習悟殊所賦嚙能全

聖哲別性反知覺分後先知茲初學儔能不恃蹄筌  
義文啓精蘊集成尼父宣漢唐鮮真儒晦蝕數百年  
濂洛接遙緒光輝發殘編時則有關學周程共聯翩  
西銘明理一仁量稱如天風氣自此開血脉今獨延  
赫赫忠孝胄道統獨仔肩湛然原本際智識都可捐  
學崇禮愈卑夕惕朝乾乾上公勤式廬邑宰問道虔  
東吳菰蘆中引領踰蓀荃賴我五馬交千里而惠然  
親炙匪聞風猥蒙道契堅示我東行述爰及南行篇  
學隨宗伯安窺見精一源憶昔我毘那講學賢駢闐

是維賢牧倡淳風故淪澁今也來大儒侯德洵映前  
會講集費宮與義星日懸素何吾祐薄仁君泣粥體  
深恐大君子興思丘壠旋儀型忽已遠稀聞壁水絃  
謾謾天上風冷冷山下泉文德藉之懿養正需言詮  
麗澤倘不繼頽復其可滿皎彼空谷駒遐心尙無遊  
願言執鞭隨佩服尤拳拳

楊球

始信當年立雪甘發蒙開贖有微談一揆先後欣親  
承歷世箕裘愧未堪絳峽斜陽看冉冉停杯時鳥聽

喃喃不知杖履安西去果否還稱吾道南

唐宇昭

忽枉名賢共訂盟離群此日悵過征臯北江左初談  
道夫子關西舊有聲長夜發蒙雙眼豁千年希聖寸  
心明春深無恙歸枕穩綠樹青山贈遠行

潘靜觀

鹿洞重開大雅存成蹊莢李發孤根春江浪靜人初  
渡華嶽雲深道自尊魯罔多言竭端木漢庭山學戒  
公孫他年負笈遊關洛立雪還承時雨恩

賀麒徵

聞公德業類文成繼倡良知道復明慨昔通家文舉  
謁願今得御李君行墮甌愧乏安行孝避雨猶難不  
踞情與返吟風并弄月免歌白露水盈盈

鼎成

仙人初下說經臺濂洛風宗世共推鬻序虎皮雷講  
易離亭塵尾佐銜杯衣冠不讓商山老詞賦真輕鄴  
下才極目函關春色遠何時紫氣更東來

離人昨夜哭庭闈仗劍從戎去不歸血染殺場愁皓



月竟飛故國，吊斜暉。荒原艸長，銅駝沒上，苑花深戰。  
馬肥今日，孤兒真義士，同仇還與賦無衣。  
爭看車馬出咸陽，又送西行返建章。古寺頻過情轉  
切，孤舟欲別語偏長。雲開嶽色千峰綠，日落河流萬  
里黃。我亦關西稱後裔，清風應許漢廷楊。

十年牢落掩柴荆，謬竊江東處士聲。敢向千秋論大  
業，寧於一日比浮名。才非命世羞年少，念切匡時仗  
老成。海內同心能有幾，歌殘折柳不勝情。

楊昌言

右別言四章

秦中自古稱神州黃河九曲東北流其源高高天路  
修龍門豈下乾坤浮砥柱兀峙狂瀾收碣石倒瀉奔  
滄洲先生學海何湯湯我欲迺之若無梁

右河流一

弘農之鹵褒谷東增盤者蠱秦離宮焚掠複閣相周  
通嘉葩碧樹鬱灌叢朝霞爭絢春融融御溝流香香  
咽風光生門墻苑李多我欲攀之遠若何

右秦宮二

太華削削高亘天  
蓮峰岌業陰崖綠  
泉飛夜月寒生烟  
眉冰積雪凍欲堅  
中有仙人高枕眠  
漫漫極目迷其巔  
先生結廬青雲端  
望之峩峩情所歡

右太華三

楊文言

二十五日抵襄城

邑宰張公闔先生至太喜  
遠迎時祠碑已就唯供案  
未竣是晚先生齋沐宿於  
陸廟祠在南郭工徒十餘  
人砌案夜分將寢忽見聲  
大作衆皆震慄次晨聞城

喧傳公聞之愕然遂爲文以記其異率祭神陪先生

致祭起塚西郊鑄太翁字諱生卒年月誌壙共樹松

柏楸楊森列成林仍豎碑林前題曰義林先生斬衰

以奠恭取塚土升餘同寔牌捧歸公同鎮守遊擊將

軍王君諱天錫教諭馬諱豐泗城鄉官舉貢生員

祖儀於十里鋪泣然而別其遠鄉紳衿有未及見者

道至邾縣謁送襄城紳衿哀慟甚衆詳具招魂記及義林誌

四月初四日抵家詣太母墓告旋擇吉以所奉塚土

附墓致祭斬衰持服如初喪

附

請建延陵書院公呈

常州府武進縣兩學廩增附生員屠迥張涵生陸士  
楷等呈為崇正學以端風尚葺書院以育人才公呈  
詳憲舉行以垂永久事其畧云近聞中李二曲先生  
來常開昔賢之奧義續先哲之正傳披宣不下數百  
萬言傳錄共計一十八種議論務在躬行學問必期  
心得聾聵咸開醉夢皆醒誠毘陵之厚幸憲臺之恩  
施也但瓊壇已撤吾徒之討論無從肄業各方願學

之諸生復渙因思錫山有東林書院荆溪有明道書院下邑皆有會講之區乃東林書院已湮龜山書院復廢郡中獨無考業之地况鄉約次第舉行凡民各有聽習豈正學百年未墜多士反缺觀摩公叩大宗師老大人詳請各憲特救葺修倣闢濂洛之成規儼具瞻於一郡則春夏禮樂秋冬詩書五邑沾時雨之化於無窮矣

康熙十年四月

日具

請詳看語

本府看得學術之晦明係人心之邪正人心之邪正  
關世道之污隆念昔求芻二曲有處士李先生某者  
好學本乎立行性功兼乎經濟常從簿書之暇趨領  
教言至今星散之餘不忘道範爰修尺素延致毘陵  
思以興起教化弘長流風乃行旌甫定多士之執贄  
如雲講席方開先達之問難若渴諦聞格語紀錄成  
編所輯有匡時要務及兩庠彙語等集共一十八種  
五邑傳爲金鏡一方奉若元龜在設帳之日從學蒸  
蒸聿起茲返旆之後諸生戀戀彌殷請修書院以爲

會講之區復集生徒以廣君稽之益伏乞俯順輿情  
准令修葺做鷺湖白鹿成規以時會講庶廉頑立懦  
遠紹季子高風敬業樂群近接龜山懿緒云隨奉  
各憲批准庠生吳發祥毀產倡衆經營不數月工  
竣自是安奉所肖遺像遵其教規以時會晤切磋



一曲集

卷十

三

四百六十一

一曲集卷之十終

三曲集卷之十一

東林書院會語

晉陵門人

徐超  
張濟生手錄

盤厓李先生童時嘗讀天啓朝事雅慕高忠憲公  
之風節自是每遇吳人卽訪其履歷之詳及所著  
書而卒無從得耿耿于衷蓋有年矣庚戌季冬

駱郡伯迎先生至郡首詢忠憲後裔衆以猶

子彙旃先生能世其家學對先生慨然約

郡伯同謁忠憲公祠因晤彙旃先生會郡

伯丁內艱不果仲春朔 梁溪吳令君暨 學博  
郝元公先生具舟奉迎 先生欣然不辭蓋欲乘  
此了宿願也初二日薄暮抵邑次晨展謁 先聖  
畢卽趨 忠憲祠瞻禮遺像徘徊故池不覺泫然  
與 彙旃先生針芥相投歡若平生次日會講于  
東林書院邑中諸賢達環集各贊所疑語多難記  
姑錄與 彙旃先生共商之一二以見兩 先生  
之同心云

友講學而時習章 高先生曰之字要體認凡書

上虛字眼湏熾定本章章旨看如吾斯之未能信  
斯字便指仕之理而言如如切如磋其斯之謂與  
斯字便指未若之理而言此猶爲舉業做文字者  
言也若首章學字註中是效先覺之所爲爲字着  
力又補以坐如尸坐時習也立如齊立時習也豈  
不是一箇敬字卽如君子九思章豈不是一箇活  
敬字非禮勿視聽言動豈不是一箇活敬字朱子  
曰習靜不如習敬信哉

先生曰學固不外乎敬然敬乃學中之一事謂由敬

以復初則可若直指之字爲敬則是效先覺之所爲以復敬非復初也心也性也其猶鏡乎鏡本明而塵潤之拂拭所以求明非便以拂拭爲明也知此則知敬矣敬者乾乾惕厲之謂也一日十二時時乾時惕以至於念念不懈刻刻常惺則此心存而不放然後可望善明而初復是敬乃工夫非本體也做得工夫方復本體恐未可以工夫爲本體也若指之字爲敬則是學而時習明其敬復其敬所謂大本大原者安在是以工夫學工夫習工夫

非由工夫以復本體不肖庸愚之見終覺未安  
又曰學非辭章記誦之謂也所以存心復性以盡  
乎人道之當然也其用功之實在證諸先覺考諸  
古訓尊所聞行所知而進修之序敬以爲之本靜  
以爲之基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躬踐之一有缺  
焉非學也其見于內也戒慎恐懼涵養于未發之  
前廻光返照致審于方發之際察念慮之萌動炳  
理欲之幾先懲忿窒慾遏惡擴善無所容乎人欲  
之私而有以全乎天理之正皆所以養其中也其

見之于外也足容重手容恭頭容直目容端口容  
止氣容肅聲容靜立容德坐如尸行如蟻息有養  
瞬有存晝有爲宵有得動靜有考程皆所以制乎  
外以養其內也内外交養打成一片始也勉強久  
則自然喜怒哀樂中節視聽言動復禮綱常倫理  
不虧辭受取與不苟造次顛沛一致得失毀譽不  
動生死患難如常無入而不自得如是則心存性  
復不愧乎人道之宜始可以言學

高先生曰馮子有言效先覺之所爲說爲便不落空

先生曰學覺也覺以覺乎其固有非覺先覺之固有也然不效先覺之所爲則覺亦未易言也先覺所爲如堯之執中舜之精一禹之祗水湯之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文之不臨亦武不諫亦入武之敬勝怠義勝欲周公之思慕孔子之敏求顏之愚曾之魯元公之主靜二程之至敬朱子之窮理致知象山之先立乎其大陽明之良知甘泉之隨處體認皆是也學者誠效其所爲就資之所近而時習焉則覺矣始也效先覺之所爲而求覺終也覺言



心之固有而爲己之所當爲若自始至終事事效  
先覺之所爲是義襲于外也是行仁義非由仁義  
也所爲雖善終屬外入又安能左右逢原以稱自  
得哉

一友論舉業之陋 高先生曰馮恭定有言矣漢唐  
宋之制科本無關於身心然非聖賢之務若八股  
之業所讀者聖賢之書所擬擬者聖賢之語只是  
不曾發得聖賢之心故不能做聖賢之事立聖賢  
之品今亦不須易業只就其先養之言而勉爲實

行便是聖賢了無奈以書本爲敲門瓦科名到手  
書本棄去一一盡是反做此之謂言不顧行行不  
顧言不但是背聖人之言卽自己平生之言自己  
全不焙管那得成人 先生曰舉業云者言其修  
明體適用之業舉而用之也其制曷嘗不善試以  
五經四書欲人之明其體也試以論欲人之有蘊  
藉也試以策欲人之識時務也表以觀其華判以  
驗其斷從是科者果能一一本之躬行心得之餘  
而可効諸用則舉業卽德業矣

高先生曰言滿天下無口過其惟紫陽朱子乎六經皆我註脚是陸子之口過也滿街都是聖人是王文成之口過也學者一啓口而不可不慎如此

先生曰紫陽之言言言平寔大中至正粹乎無瑕宛然洙泗家法陸王矯枉救弊其言猶藥中大黃巴豆疏人胸中積滯寔未可槩施之虛怯之人也

高先生曰行滿天下無怨惡怨惡在人如何免得要知不是求免怨惡此兩句原是發明孝子不登高不臨深的念頭

先生曰行滿天下無然惡卽堯舜亦不能必天地之  
大也人猶有所憾君子亦惟盡其在已無惡于志  
而已他何容心焉

附

梁溪應求錄

天泉後學秦松岱錄

二月初四日過東林書院聽中翁李先生會講既

以前五問相質竝蒙印示越二日燈巖蔡兄偕群季  
邵仙鳧仙漢仙瀛仙台延李先生會講淮海先

生祠中燈巖因託時晉王君召予予復過從聽講講  
畢飲友善堂予因進問李先生孝弟爲仁之本古  
人從孝弟做起推而仁民愛物一貫將去竝無沮塞

如今學者亦有事親思孝事長思弟的門內似乎可觀及到待人接物居官泄事却又貪昧刻薄截然與孝弟相反意者有所沮塞而不行乎 先生曰孝弟而不能爲仁只恐這箇孝弟還從名色上打點未必是真孝真弟若是真孝真弟的人愛敬根於中和順達於外一舉足不敢忘父母一出言不敢忘父母推之待人接物居官泄事不敢刻薄一人不敢傲慢一事豈不是爲仁之本故學者之患只患孝弟不真若孝弟旣真正不必患爲仁之沮塞也諸同人聞之無

不踴躍稱快既又問良知之知與知識之知如何分別先生曰良知之知與知識之知分別迥然所謂良知之知善知惡知是知非念頭起處炯炯不昧者是也知識之知有四或從意見生出或靠才識得來或以客氣用事或因塵情染著四者皆非本來所固有皆足以爲虛明之障從古英雄豪傑多坐此四者之誤卽如劉先王何等英雄只因報讎一念不能忍遂致江流石不轉遺恨矣吞吳豈非客氣使然乎學者必先克去知識之知使本地虛明常爲主宰此

卽致良知的訣也吁指點心源最超豁非先生其

誰與歸

康熙辛亥仲春晉陵晚學陳世祉介夫氏敬錄于梁  
溪之友善堂



賦贈

關中李二曲先生并敘

陳世祉

關中李先生諱順字中孚世居西安府盩厔縣少  
孤且貧奉母至孝一介不輕取予早歲絕意  
仕進殫心理學於書無所不讀而宗尚晦菴  
陽明然深自韜晦時人但知其爲李孝子而  
不知其理學之精粹也會 駱郡公會令其  
地聞孝子名造廬親訪之已而大服其所學

事以師禮且爲其親營葬事併經紀其家

先生辭受一於禮面不苟每朔望 駱公必

虔謁 先生面 先生足迹未嘗一至縣庭

蓋八年如一日也去年庚戌 駱公旣蒞吾

郡遣使奉迎南來意欲藉 先生倡道東南

甚盛心也無何 先生至而 駱郡公忽丁

內艱是非吾郡之不幸歟 先生旣不欲久

畱然生平愛慕 忠憲高子欲了夙心遂過

梁溪謁 忠憲祠因會講東林及 淮海先

生祠中于小子得親奉周旋真所謂言如淵  
海曠若發矇者歟越三日放棹澄江併遊姑  
蘇而返所在郡縣不入其門惟與當事者  
作汲長孺一揖而已餽遺一無所受予重嘆  
其厚德清風服其爲道學真種子而又不能  
承朝末夕得以少致吾情也用是草得數言  
臨風寄贈蓋亦好德之心不能言已不復計  
其詞之工拙云

太華峰高高插天巨靈掌劈逆華懸月巖龍嶺倒空

碧誰能獨立揮雲烟退哉橫渠古張子西銘透關乾  
坤理後起馮公日少墟淵源直接閩江水年來絕學  
付狂瀾砥柱何人耐歲寒紛紛功利爭談道汨汨詞  
章侈流言何意 先生從岳降千仞丹崖開曉絳讀  
書好讀朱與王盡掃支離還浩蕩二十年前舊草廬  
一心奉母樂于于和靖幾會規利祿白沙非是愛閒  
居幽人高臥千山曲明月梅花春艸綠不知軒蓋訪  
崇阿三代高風此堪續古人幾兒 駱明府拜道橫  
經在環堵黃金白壁等浮埃麥飯葱湯式歌舞五馬

南來憶蓋公蒲輪迎向渭橋東直下龍城過蓉水東  
林會語開羣蒙清襟雅量曾無比 淮海祠中風日  
美傾崑倒峽胡足奇鸞翔鳳翥羣欽只指點心源最  
超豁依稀口耳非真學止水虔參 忠憲公遺書相  
印心如昨歸來石屋齋 高子洛閩宗傳本如此拂  
衣去看大江春春江萬里浩無塵一介不輕莘野志  
三公莫換柳禽心吁嗟世網何拘束未得從游悵空  
谷何時立雪華山傍學叅子午觀初復

聖學自姚江夫子倡明之後繼其盛者莫如東林

東林雖爲敝邑諸先生講學之區而師友之盛實  
關乎天下一時豪傑之士勃然興起共以綱常名  
教爲己任者蓋吾鄉端文顧子忠憲高子與吉水  
鄒南臯先生更倡迭和之力爲多云夫一人爲之  
二人從而翼之已而翼之者益衆焉雖有難爲之  
事其弗成者鮮矣然則師友之助其可少哉明之  
衰也典型凋喪風俗日頽維先叔祖弱水先生與  
彙翁高先生砥柱波流於人心剝復之交而斯道  
之不絕者如綫然而吾儕小子猶知嚮學者以早

遊先叔祖之門及聞先正之緒論也先叔祖既歿  
吾道益孤幸同門同志之友數十人惕焉追念教  
澤相與迺其統緒而表章之既私謚文孝而祠之  
千休館又以先叔祖之學原本忠憲上接程朱宜  
嗣道南之統今二月朔遂從祀東林書院越三日  
盤屋中翁李先生應一駱郡公之聘倡道東南  
而至吾邑與彙翁高先生歡若平生假館于東林  
之來復齋家伯兄對巖先生命松喬偕諸弟輩因  
晉陵賢從徐斗一張子遠兩尊兄請於李先生

延講先淮海祠會于友善堂同志之臨斯會者爲  
介夫陳君時晉王君芾南邵君存華施君從叔因  
乳清聞從弟一原次蜚凡十有六人自陳君而外  
皆先叔祖之及門與子姓而存華則易學名家嚴  
祺先先友之高弟也質疑問難各罄所懷 李先  
生答決如流推誠接引臨別尤以會講切磋興復  
東林遺緒三致意焉諸同人旣推明道統以先叔  
祖繼東林之後夫衆尊師之禮必弘道統之傳而  
李先生適遠自西土來會一堂迎機立決沛若



江河於是交相慕悅翕然心許易曰同心之言其  
臭如蘭又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其弗信矣乎

李先生去錫之六日家伯見訂同門四十餘人釋  
菜于休館遂定朔望會講之約又數日同門子堦  
談君出所與李先生問答書貽示蓋李先生

之論學也以默坐澄心爲悟入之功而子堦方由  
博返約專事靜坐深相契合又數日時晉王君邀  
讀介夫陳君節錄答語并賦贈詩昔橫渠張子撤  
虎皮而使其子弟從講於二程百世而下稱之蓋

非天下之大勇無我者不能也今陳君與王君推服之勇何以異此又數日子遠張君貽書致李  
先生別語命與松岱聯兩地同志之會岱也謬承  
印可獲訂久要又得從兩地諸君子之後行見群  
倡百和斯文蔚興正宜力肩重擔共報師恩敢不  
僣勉以從業復書議以春秋二仲互主姚江夫子  
釋菜之禮爲講習砥礪之場遂述其會合之奇取  
陳君所記答語并詩題曰梁溪秦松岱敬跋  
辛亥季春天泉後學梁溪秦松岱敬跋

臣時要務序

臣時要務關中二曲先生語也先生甫弱冠卽以康濟爲心嘗著帝學宏綱經筵僭擬經世蠡測時務急着諸書其中天德王道悲天憫人凡政體所關靡不規畫旣而雅意林泉無復世念原稿盡付祖龍絕口不道惟闡明學術救正人心是務賢士大夫咸師尊之葉郡伯闢關中書院延以式多士終不就撫軍白大中丞欲疏薦於

朝以隆大任毅然力辭生平孤介成性杜門却掃人罕

視其面予筮仕二曲幸咫尺先生居獲時時請益雖不能進窺堂與其不致於身名隕越者得力於先生教誨之益居多去秋予量移毘陵恐典型日邁鄙吝復萌臨岐訂先生爲東南遊先生首肯蓋亦欲藉此出叅林歷嵩洛越江淮順流抵浙溯洞而入豫章遍覽名山大川之勝弔先哲遺踪晤中原偉人因以共證所學以力弘大道嘉平之月空谷足音雖然及我首以移風易俗明學術見勉以爲是匡時第一要務大約謂天下治亂由於人心之邪正人心邪正由於

學術之明晦學術明晦更由於當事之好尚歷引王陽明馮少墟諸先達爲鑒誠以居高而呼庸民孔易斯實風化之標準致治之樞機位育參贊之大關頭也予聞之爽然失怱然汗媿學疎資淺力莫能與幸各憲臺及邦之名公鉅卿方以明倫興化砥礪頽俗爲任遂手錄其語付之剞劂以備採鑿懿德之好人所同然是必有開風競奮慷慨力倡不特陽明少墟諸先達芳規再振於今日將見東南學術由斯益甲於天下雲蒸霞蔚化理翔洽管儒所謂斯道若明如

晝日世風何慮不陶唐此固先生之志也邦國之光也亦予小子之幸也是爲序

峇

康熙庚戌季冬之吉

中憲大夫晉陵守駱鍾麟謹題